

岳帆\著

后宫是女人的舞台,是生死博弈的场所;凤冠是人生辉煌的象征,是权力争斗的道具。后妃、宫女、皇族、外戚、权臣、竖阉以及各色人等,在颠覆皇权的政治游戏里,充斥着嗜血的心、狡诈的阴谋、凶残的杀戮。

# 后妃末路

大清后妃的生死歌哭



西苑出版社

岳帆\著

(CIP) 目録編查字圖

社址附：湖木城京

8.2008.8 社址出處社

ISBN 978-7-80510-381-8

分部一國中一資揚謝人一級第 III 一第 II 一第 I

IV K828.2

# 后妃末路

岳帆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妃末路：大清后妃的生死歌哭 / 岳帆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2008. 8

ISBN 978-7-80210-381-8

I. 后… II. 岳… III. 后妃—人物研究—中国—清代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996 号

## 后妃末路：大清后妃的生死歌哭

著 者 岳帆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3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0-381-8

定 价 2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缺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章 皇天崩兮后土颓/1

第一章 权杖与罗裙/12

各领风骚十数年/1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8

皇父摄政王/22

太后下嫁故事/24

顺治帝与董小宛/36

第二章 风流背后的阴影/48

浪漫天子多情妃/48

端敬皇后行状/56

断弦声在未央宫/62

十二妃子行乐图/71

圆明园遗恨/76

第三章 牡丹花下死/80

乾隆身世之谜/80

富察氏的生前身后/94

一桩风流悬案/100

斯人已乘黄鹤去/105

那拉氏皇后/108

一缕香魂化蝴蝶/120

第四章 血泪后宫/132

活着的标本/132

教匪杀进紫禁城/135

两个女人的生死较量/137

醉卧温柔乡/144

铁血女人横空出世/153

第五章 脂粉红尘/164

杀鸡给猴看/164

小安子的末日/170

短暂的亲政生涯/177

入主坤宁宫/179

阿鲁特氏的悲剧/183

风流小皇帝/187

第六章 从正午到黄昏/200

风水轮流转/200

杨乃武与小白菜/203

谁谋杀了慈安太后/205

生死姻缘一线牵/223

生命中的辉煌/227

第七章 狠心母亲苦命儿/234

狂飙到来之前/234

姊妹花的厄运/238

交锋后的交锋/241

一对苦命的鸳鸯/249

凄凉的一幕/255

第八章 凋落的红颜/263

宫井埋冤魂/263

梧桐更兼细雨/276

光绪皇帝的命运/281

日落紫禁城/294

入土前的黄昏/297

末章 尘埃落定/302

后记 清朝的后妃制度/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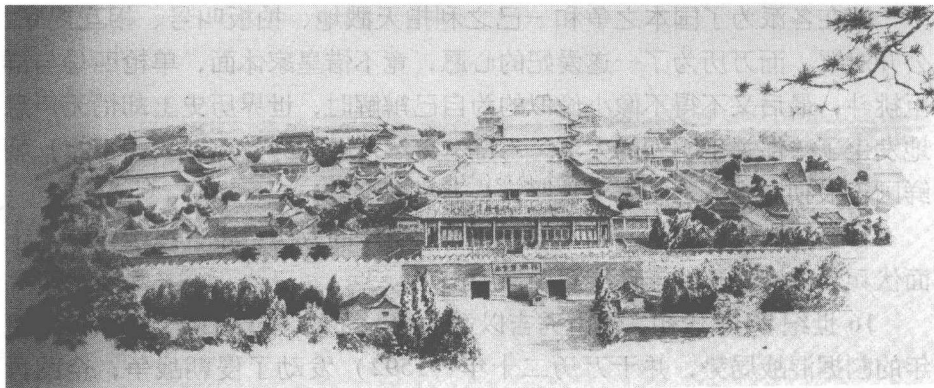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文献/307



后妃末路

## 序章 皇天崩兮后土颓

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一声婴啼划破紫禁城死寂的上空，大明第13代少主万历，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迎来了皇三子的降生。当这位流着高贵血统的天皇贵胄，从躁动的母腹中顶着满头雾水，一路混沌着呱呱落地后，立时感到通体舒泰，飘然若仙。正当他为自己这一划时代的即兴创意激动得涕泪横流时，满朝饱学儒士几乎都从这一极富夸张色彩的哭号声中，接受到一个非凡信息——一件影响本朝的大事将要发生了。



从景山看紫禁城

群臣的担忧很快被时间证明：由于这位后来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活捉并羞辱处死，然后将其剁成肉泥与鹿肉混煮，被饕餮者戏称“福祿肉”的福王的诞生，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由此而肇始，帝国的败象也由此渐露端倪。

郑贵妃对于自己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被册封为皇贵妃的事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而论，获得这一殊荣并不过分。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比恭妃高出两级。万历对郑贵妃的破格晋升，立即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

按照礼法，“母以子贵”，王恭妃的地位只能略低于皇后而居于众嫔妃之上，然而王恭妃已生皇长子常洛五年，却迟迟得不到晋封，而常洵刚诞生郑贵妃即获殊宠。这就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怀疑万历要



废长立幼。他们不愿由此让步而被讥貶史册，让后人得出朝中无人的结论。

郑贵妃想让自己的骨血成为太子，不难理解，如此得到皇上宠爱的人，产生这种想法并为之努力也不足为奇。但对于那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大臣来说，挫败郑贵妃的阴谋，捍卫礼法的尊严，维护朝廷的纲常，不间断地用理念和祖制摆几道防线，似乎也是为人臣者道义上的责任。

于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争夺战中，大臣们最终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派以东林书院为据点，主张坚决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成规，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从而形成明末名震一时的“东林党”；与“东林党”对立的一派中，因大学士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他在任首辅期间，纠集浙江籍京官与“东林党”作对，因而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所谓的“齐党”“楚党”等，他们与“浙党”秘结同盟、兵合一处，大有对“东林党”形成合围聚歼之势！

就在各派为了国本之争和一己之利指天戳地、拍板叫号、相互揭底、公开对骂，而万历为了一遂爱妃的心愿，竟不惜皇家体面，单枪匹马与群臣挑斗，最后又不得不像小偷似的为自己辩解时，世界历史上却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一件关乎明朝的大事——日本突然入侵朝鲜并迅速攻占王京！朝鲜国王狼狈出逃，王子束手被俘，八道尽遭沦陷！

君臣斗法暂告终止，陷入重围、心力交瘁的万历皇帝，终于得以从十面伏兵、唾液横飞的连环旋涡中挣脱出来。

16世纪80年代初，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日本，结束了日本延续百年的割据混战局势，并于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再圆一个煌煌大梦：先占朝鲜，再占中国及印度，然后奉天皇定都北京。尽管万历和他的臣子们在窝里斗得一塌糊涂，但一旦缓过劲来，君臣几乎同时嗅到了这一散发着血腥气味的信息：一旦朝鲜陷入倭寇之手，大明危矣！

当时，朝鲜的政局几乎跟明朝一个模式：党争不断、武备松弛。所以当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率领20万水陆大军、上千艘战船一路鼓噪着杀到朝鲜王京时，几乎没遇到过一次像模像样的抵抗。事实上，在真正了解敌方作战实力这一点上，在胭脂阵中敢于横枪立马的万历皇帝，并不比在死人堆里跌进爬出的丰臣秀吉知道得更多。当他带着几分游戏心理，先行派出的两千援军途中遇伏，并全部成为孤魂野鬼时，终于恼羞成怒，他要让敢于蔑视皇朝尊威、不知天高地厚的倭寇，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同年十二月，经略宋应昌和名将李成梁之子都督李如松率兵7万大举东渡，并于次年初逼近平壤城下。时战酷烈异常，神鬼不宁。日军据城死



守，劲弩齐发，炮石如雨。李如松之弟李如柏头盔中弹而杀气更盛；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犹自奋呼督战。日军抵挡不住，弃城而逃。李如松乘胜追击，想不到乐极生悲，竟在碧蹄馆中计受创，差点搭上一条老命。明朝主和派由此抬头，战事随之拖延下来。日军在赢得这一难得的喘息时机后，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又重新挑起战端。

这一次领衔抗倭的是兵部尚书邢玠、备倭大将军麻贵和金都御史杨镐。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声势显赫。在进攻岛山的关键一役中，游击将领陈寅奋起神力，冒险跃登，连破二砦。眼看日军最后一道防线不攻自破，胜败立见端倪，不料，此时杨镐竟然鸣金收兵。

原来，杨镐突然想起自己的至交李如梅至今未见寸功，如果这道最后的、制胜的砦防被陈寅攻破，无疑将把自己的好友置于一种十分难堪的境地。想到这里，杨镐暂时息兵，传令李如梅火速率部前来破敌。而当李军摆开阵势，对刚才还不堪一击的最后一道防线发出猛烈攻势时，敌砦已固若金汤，强攻十数日而不能逾越半分。正当杨镐困兽似的疯狂乱转时，战局顿时出现新的变化：日军援兵蜂拥而至，并迅速切断了明军的退路。处在这样一种被前后夹击的境地，杨镐只好策马狂逃了。

随着明王朝一道道御旨的频频发出，都督陈璘统领粤兵，刘綎亲率川兵，邓子龙指挥江浙援兵迅疾而至。七月，丰臣秀吉在侵朝战争受到多方指责和大多数日军厌战的氛围中一命呜呼，日军仓皇退出朝鲜。战火随之由陆路烧到海上。72岁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军追击日军，不幸战船起火，顷刻化为一缕忠魂。朝鲜名将李舜臣中流弹身亡，血染碧海。中朝两军历经六年多的浴血苦战，终于联手将倭寇赶出了朝鲜，彻底粉碎了丰臣秀吉征服朝鲜和中国的狂妄梦想。

虽然明朝丧失了数十万军队，但明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20年后，当明朝的疲敝之师和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交锋时，它的弱点才暴露无遗。萨尔浒一役，明军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兹后，八旗军队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无敌的铁骑越过山海雄关，踏碎了中原大地，一个以清代明的新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出生于建州女真一个显赫的家庭，其祖父觉昌安曾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父亲塔克世也与明朝来往密切。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努尔哈赤为恢弘精深的汉文化所折服，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

万历十一年（1583），明镇辽总兵官李成梁和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用计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25岁的努尔哈赤从此显示出了过人的智勇。他仅凭祖上遗下的13副兵甲，便和族人一起打败了尼堪外兰。当





年轻的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上传来的努尔哈赤要求归还祖父、父亲尸体和缉拿尼堪外兰的文书时，他还没有觉察到努尔哈赤对明朝日后的威胁。他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并加龙虎将军衔。此后，努尔哈赤用了6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并不断吞并周边的部落。在持续的扩张战争中，他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出自己的文字——满文。



努尔哈赤画像

在一次次刀光剑影的征服战争中，这位被清朝后世子孙尊为太祖的努尔哈赤，终于在马背上滋生出一颗雄心，他觉得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所有的开国君主那样，凭着不断进取赢得天下。这样的煌煌梦想和由之而激励起来的奋斗精神，是“凉薄寡恩，贪财好色”<sup>①</sup>、二十多年在深宫不露面的万历皇帝所不具有的。

从万历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583—1618），正值明朝政局腐败、军力疲敝之时，努尔哈赤已在东北建立起了一支足以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军队。这些，正处在论辩旋涡中相互攻讦的万历，以及他的臣子们并不十分清楚，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sup>②</sup>称汗，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时，万历才想起好像有个叫努尔哈赤的蛮夷。

明万历四十六年，满洲天命三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率文武百官在天坛薰蜡焚香，三跪九叩礼毕，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明。

昭告完毕，群臣山呼万岁，扬尘舞蹈。努尔哈赤步下天坛，跃上骏马，霎时金鼓轰鸣，号炮四起，战旗飞扬，刀枪蔽日。努尔哈赤御鞭指处，两万铁骑瞬间汇成一股洪流。面对盔光森森的八旗劲旅，抚顺守将李永芳率万余守军不战而降。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闻讯率部前来援救，不幸陷入重围，力战而死。努尔哈赤兵锋所至，势如破竹，鸦鹑关、清河等地尽入满洲版图。

丧师失地的不祥信息频频传入紫禁城，20多年不露面的万历皇帝，这才晃悠悠从深宫后院走出，他对早在御前候旨的太学士方从哲、兵部尚



书黄嘉善不满地白了一眼，咬牙切齿地说道：“努酋有负朕恩，僭号改元，蔑视天朝，近又反叛朝廷，攻城略地，狂妄已极，实难容忍，不发兵讨之难解朕心头之恨。”黄嘉善提心吊胆地说道：“张承荫辖下12000人马已全军覆没，目前辽东已无兵可调，无力征剿了。”

万历沉吟了一会儿，小心地问道：“努酋到底有多少兵马？”方、黄二人回答：“努酋的八旗兵，每旗7500人，共6万人马，再加上其他亲兵，总共8万左右。依臣愚见，努酋其志不可小视，如不迅速剪除，后果不堪设想。为今之计，只有从全国调集兵马，同时在辽东招募新勇，大举征剿，方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方从哲同时提名时任兵部右侍郎的杨镐，为此次征讨大军的统帅。万历皇帝愉快地点了点头。

多少年后，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从一页页发黄的实录中回到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除了感叹努尔哈赤的机遇外，更多的是对这位御宇大明王朝时间最长的末代君主——万历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万历对发生于20年前的丧师数十万的抗倭战争还有一点记忆，如果这时兵部尚书黄嘉善一言点拨，万历应该是不会把这个重担交给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临阵脱逃、丧师失地的杨镐的。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历史没有成全万历，正如万历死后，历史没有成全他和他的爱妃一样。当万历失望的魂灵，在恢弘空洞的定陵地下玄宫不安地蹿动时，他所钟爱的郑贵妃死后，却只能孤零零地埋在银泉山下。

“一生厮守，死后同穴”，草根百姓都可以享受到的一切，万乘之尊的万历皇帝，却只能在冥冥中望之兴叹。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杨镐统率从全国紧急征调的20余万大军，兵分四路，号称50万大军，一路鼓噪着开出山海关，直趋辽东。

此时，叶赫部和朝鲜各派的两万援军已经到达。杨镐分派总兵官马林带兵四万，会合叶赫军从开原出三岔口；杜松率兵6万从浑河出抚顺关；李如柏督兵6万由鸦鹑关趋清河；刘綎领兵4万，与朝兵会合，从辽阳出宽甸口，约定在二道关会齐，然后直捣努尔哈赤的老窝——赫图阿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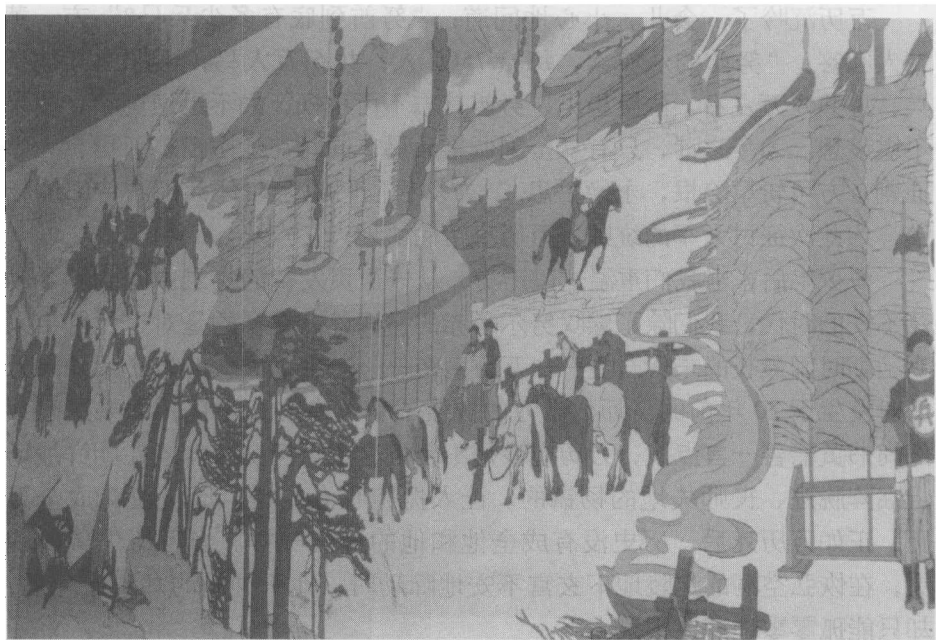
叶赫部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大业时，遇到的唯一强劲对手，此次出兵援明，祈望借助明朝的势力一举置努尔哈赤于死地。两部落残酷征战长达数十年，以致让后世产生“撼明朝易，撼叶赫部难”的感叹。叶赫部最终为努尔哈赤所摧毁，但叶赫部的女人却为有清一代留下了一串串的故事，诸如温姐<sup>③</sup>、孟古姐姐<sup>④</sup>、叶赫老女<sup>⑤</sup>等。

据史书记载，明军挥师出征以后的几天，北京的上空阴沉昏黄，太阳惨白无光。星相家谓此为红沙日，主边关征战不利。这一记载的准确性已难以考证，但明军在行军时历经的艰难可想而知。北国的二月，朔风呼



后妃末路

啸，地冻天寒，冰冷的雪花扑面而来，这不能不说是明军行动迟缓、军心动摇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带有明显轻敌冒进的进攻意图和行军线路，早就被努尔哈赤了如指掌。努尔哈赤已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数路诱敌，主攻一路”的迎敌方案。



明清八旗兵营

山海关总兵杜松，仗着几分膂力，竟生出抢立头功的狂妄念想。他率先领兵杀到萨尔浒山，立脚未稳之机，又自带一军进攻界藩城，努尔哈赤一面派人支援界藩城，一面自带大军攻下萨尔浒明营，尔后回师夹击杜松。杜松腹背受敌，浴血突围，不幸中箭身亡。此一役，杜军被杀得尸横山野。未几，马林和叶赫军也被杀得四散溃逃，而将门出身的总兵李如柏，居然被十数名疑军惊得六魂俱失，引军败回。

此时，只有辽阳总兵刘綎一枝独秀。这位曾赴朝抗倭，身经大小百余战的猛将，居然指挥他的军队杀进 300 余里，距赫图阿拉城仅有 50 余里。努尔哈赤知其骁勇，不敢与他正面交锋，派人诈持杜松令箭，约定炮响时共向赫图阿拉城发起总攻。此时的刘綎不知杜松已死，立功心切，竟然毫不怀疑地率军大举推进，结果 6 万大军陷入重围，刘綎本人也在混战中被斩于马下，所率之师几乎被屠戮殆尽。

此一役，明军仅将官就有 310 余名战死，所幸李如柏大军尚存。万历经此一激，终于把那个让天朝丢尽面子，在抗倭战争中临阵脱逃的家伙杨镐对上号，他在亲自下令捉拿杨镐问罪的同时，终于把资深的兵部侍郎熊

大清后妃的生死歌哭



廷弼封为辽东经略，镇守辽东。

随着后金政权的日渐强盛，汗权的至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各方的各式蔑视和挑战，努尔哈赤从容地挥舞着啼血的长刀，在不断排除异己的同时，不惜因弟杀子，骨肉相残。在这场血腥汗位争夺战中，就连努尔哈赤最宠的大妃<sup>⑥</sup>阿巴亥也未能幸免，她最终以生命为代价，为这场残酷的汗位争夺战画上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努尔哈赤御用宝刀。沈阳故宫博物院藏之宝。

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是乌拉部首领布占泰胞弟满泰之女，是努尔哈赤的第四位福晋，她有一种独特的、诱人的韵味和魅力，受宠专房。入宫第三年，大福晋叶赫那拉氏病死，她顺利荣登大福晋宝座，所生三子分别为阿济格、多尔袞和多铎。

努尔哈赤长子褚英被囚死后，储位之争终于浮出水面。四大贝勒<sup>⑦</sup>中，大贝勒代善独拥二旗，战功赫赫；以序齿论，代善居长，皇太极为弟，且代善众望所归，深为汗王厚爱。努尔哈赤也曾不止一次地暗示：俟我百年之后，大福晋和诸幼子将由大阿哥收继<sup>⑧</sup>。代善无疑成为皇太极谋取汗位极大的威胁。

另一个潜在的威胁，来自大妃阿巴亥的儿子们。努尔哈赤欢宠大妃，自然爱屋及乌。多尔袞此时虽仅有十几岁，却在无数次金戈铁马的征战中显出非凡的智勇和果敢；而多铎更在刀光剑影中练就了一身血性。如此受宠而又年轻的母后，如此受宠而又智勇的兄弟，成为横亘在皇太极面前极难逾越的屏障。

但皇太极仅仅用了一招，就将所有的对手击溃在地，离汗王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了。

天命五年（1620）三月，在皇太极的授意下，小福晋塔因察向努尔哈赤告发大妃不守宫规，并和大贝勒代善有暧昧之情。对此，《满文老档》有如下简单记载：

努尔哈赤的小妻塔因察讦告：“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饭食与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

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来往，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二三次之多……”

这顶暧昧的绿帽，终于使努尔哈赤恼了性子。他在取消阿巴亥大福晋资格的同时，让小福晋塔因察取代了她在餐桌上的位置；代善则被削夺一旗，并终止了临朝摄政的权力。

经此一劫，代善人心尽失，元气大伤，再无力问鼎汗位。然而，就在皇太极梦中犹露三分笑脸时，努尔哈赤又出人意料地复立阿巴亥为大妃，并将多尔衮、多铎封为贝勒，分别统辖正白、镶白二旗。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遭遇了一生真正的对手。当他率领十几万大军围攻宁远城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明宁远守将袁崇焕，已经提前为他预订了地狱之旅的门票，无敌的八旗铁骑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炮火击得奄奄一息。



描绘八旗官兵作战场面的壁画

自十三副遗甲起兵以来，44年漫长而又血雨腥风的征战岁月，努尔哈赤的滚滚铁骑几乎横扫了整个东北，兵锋所至，一路披靡，不料竟败在袁崇焕手中，败在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下，而且败得如此伤心透顶、一塌糊涂。努尔哈赤越想越悲、越悲越愤、越愤越怒、越怒越气，最终在忧愤、焦躁、痛苦、失望、不安中创伤未愈，痼疽突发而逝。

努尔哈赤尸骨未寒，血腥的汗位争夺战终于迎来了最后一轮搏杀。在



所有的竞争贝勒中，以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和四小贝勒中的多尔袞三兄弟最具问鼎汗位的资格和实力。多尔袞三兄弟各掌一旗，其母又是汗王生前最受宠爱的大妃，综合实力远在皇太极之上。但当尘埃落定，幕落剧终时，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惨烈的景象。

努尔哈赤驾崩后的第二天，四大贝勒面无表情地来到后宫，出人意料地向大妃阿巴亥宣读了为汗王殉葬的遗诏<sup>①</sup>。

生殉！当这两个散发着血腥气息的恐怖字眼，如此真实而又残酷地贯入阿巴亥的耳膜时，大妃的脑际先是轰轰作响，继之一片空白。在努尔哈赤最后的日子，阿巴亥一直奉侍于汗王的病榻左右，片刻未曾离开，而汗王也未曾留下哪怕只言的遗嘱。所谓的从死遗诏，一定是四大贝勒伪造的！

——阴谋，这一定是一个精心谋划的阴谋！

随着汗王的死去，阿巴亥赖以依附的巨大屏障也随之轰然倒塌。“皇天崩兮后土颓，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她现在面对的，是功勋赫赫的四大贝勒。在后金国的强劲支柱八旗劲旅中，四大贝勒拥有最精锐的五旗，阿巴亥的儿子们虽然统辖三旗，但在这争夺汗位的非凡时刻，一旦四大贝勒联手，年幼的儿子们绝不是对手。大妃多活一时，骨肉相残的惨剧就存在一时！此时，哪怕是一丝微粒似的火花，后金国端坐的火药桶就会轰然爆响！随着这一巨响，努尔哈赤厮杀一生创下的煌煌基业，顷刻便会烟消云散，阿巴亥的儿子们注定将在骨林肉莽中锁定自己的青春，而所谓的“大金”也就永远沉入历史的黑洞！

从死，一切都可以避免，尽管是以生命为代价，尽管是假传汗谕！

一念至此，阿巴亥反而出奇的冷静，她轻轻瞟了皇太极一眼，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代善脸上。

“先王遗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皇太极没有想到，她的略带嘶哑的嗓音，居然在这死寂般的氛围中产生如此美妙悦耳的效果。

当代善渐渐低下高贵的头颅时，阿巴亥笑了，笑得如春光灿灿，秋月皎皎。她一一环视四大贝勒，终于留下了永垂竹帛的绝响：“吾自十二岁侍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儿哄、多躲<sup>②</sup>，当恩养之。”

“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让阿巴亥感到欣慰的是，她死前终于得到了来自代善的最后一丝慰藉。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二日辰时，沐浴盛装的阿巴亥，终于用一束白绫结束了三十七岁的生命，匆匆到地下追随那个给了她无数欢乐和痛苦的男人去了。



前清故里石牌坊

太妃阿巴亥自缢的同时，那个当年因告讐有功而红极一时的小福晋塔因察和另一福晋阿济根，也分别接到一束白绫，无奈而又悲凄地了此一生。

大妃死后，最后一轮搏杀立见分晓，多尔衮和多铎一路溃退着败下阵来。皇太极登上大宝的同时，大清王朝厚重的宫门，终于向我们缓缓开启。

多少年后，当多尔衮傲视群臣、如日中天之时，他以当朝皇父摄政王的煌煌威号，下诏追谥其母阿巴亥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多尔衮的暴死并加罪，这位清太祖的大福晋终于迎来了第二次劫难，她在全部谥号被削夺的同时，牌位也被无情地扔出了太庙。

自然的法则竟是如此的无情！

### 注释：

① 凉薄寡恩，贪财好色，前四字指其师张居正尸骨未寒之时，便挑头搞起的清算运动；后者指专宠郑贵妃而将皇长子生母王恭妃置之冷官令其郁郁而逝。

② 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

③ 温姐，叶赫部长祝孔革之女，先后嫁给哈达部首领王台和康古陆父子二人。时



女真诸部依地理位置分为三部，即海西、建州和野人。海西女真有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四部，亦称扈伦四部。

④ 孟古姐姐，温姐之侄女，嫁给努尔哈赤后，因生下大清帝国第二代国主皇太极，被尊为清开国皇后。

⑤ 叶赫老女为叶赫部长逞加奴之子布寨的女儿，温姐的侄孙女。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部联合蒙古等部号称“九国之师”攻打努尔哈赤，结果一败涂地，布寨亦在此役中身亡。几年后叶赫部与建州部媾和，叶赫部遂以布寨之女许配努尔哈赤，其时所谓的老女只有十五岁。不久两部交恶，叶赫部悔婚，将她留在部中二十年，遂成名副其实的“老女”。

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曾戏言：“清之兴也，以叶赫那拉氏为女戎以祸人；其亡也，以叶赫那拉氏为女戎以祸己。”认为清之兴亡，“以两叶赫那拉氏为之媾其变转之事，亦不可思议之巧也”。此引语中的两个叶赫那拉氏，一个指清末的西太后慈禧，另一个，即是清兴起之时的叶赫老女。围绕努尔哈赤与“老女”产生的种种政治纠葛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最终为清朝的开国实录留下厚重的篇章！

⑥ 大妃，亦称大福晋，是可敦二字之音转。因金代皇后称可敦，女真人本为金人后裔。到康熙朝后清后妃制已完全汉化。皇后居中宫，依次为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分居东西十宫。

⑦ 贝勒，源于女真语“勃极烈”，汗王以下的最高爵位。1636年，后金改国号大清，皇太极正式称帝并颁定宗室爵号时，贝勒才位居亲王、郡王之下。

⑧ 时收继婚在北方诸族盛行，父亲死后，儿子可以收继除生母以外父亲所有的妻妾。古汉语中将其分为两类：儿子收继母或父妾为己妻称为“烝”，收继兄弟之妻称为“报”。也称“转房”或“寡妇内嫁制”。

⑨ 满族的从死习俗：夫死，必有一妾从殉。当殉者必于生前定之，不容辞，不容僭也。当殉者不哭，艳妆而坐炕上，主妇率皆下拜而享之。及时，以弓弦扣环而殒之。倘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死矣。

⑩ 《清实录》原文如此。多儿哄、多躲即多尔袞、多铎。



## 第一章 权杖与罗裙

八旗劲旅饮马中原，江山易帜。一代枭雄与一代名后的恩怨纠葛，终于联袂演绎出清初历史上第一大疑案。少年天子与秦淮名妓的风流传闻，又为后世留下了一串串光怪陆离的幻影……

### 各领风骚十数年

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惠风和畅，天朗气清。恢弘肃穆的盛京大政殿前，五色旗帜猎猎飞扬，斧钺刀戟灿灿生辉。在一片礼乐的期待声中，皇太极登上汗位，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大赦满洲本部。大金国终于迎来了一个辉煌的黎明。



皇太极画像

如果努尔哈赤不是恰到好处地死去，如果努尔哈赤哪怕再活十年、八年，如果新生代的汗王继续努尔哈赤未尽的蛮荒和血腥，那么，大金国也会像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及五代十国那些短命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童声未尽而猝然夭折，消失在历史厚重无边的沼泽中。所幸，大金国的新主是皇太极——一个杰出的女真人，一个天才的政治家。

努尔哈赤无疑是一位英雄，一位令女真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英雄。他用一柄长剑，终止了女真族连绵无休的内战、分裂、仇杀，用44年血与火的生